

辽宁文学10年丛书

1979 - 1989

创作的思考

辽宁文学10年丛书



文学评论卷

创作的思考

(文学评论卷)

Chuangzuo De Sikao

谢俊华 殷晋培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300,000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2 1/2 插页: 2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责任编辑: 张 英

责任校对: 晓 凡

封面设计: 李勤学

ISBN 7-5313-0340-X*/I·317 定价: 5.20元

“辽宁文学十年

(1979—1989)”丛书

前 言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辽宁省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辽宁作家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入生活，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时代风貌。为了充分展示十年来辽宁文学创作的发展概貌、检阅作家们的劳动和创造的成果，辽宁省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发起、编选这套丛书，从1979至1989年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中精选为十二卷出版。这既是对十年文学创作成就的总结和肯定，又可以作为我们向文学创作的更高层次攀登的新起点。

二、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辽宁文学创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编委会成员特别是各分册主编，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正确方向，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全面研究文学创作的具体状况，认真筛选，严格取舍，并多方面听取意见，确保了丛书的质量。

量。

三、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辽宁省文学创作的成就，丛书将曲艺、戏剧电视剧的脚本、文学剧本作为分卷编选出版，限于篇幅，对有些剧本只收入了选场选幕。

四、为了使更多作者的作品得以入选，确实无法对有重要成就的作家的作品给予较多篇幅作重点介绍，尽管如此，由于篇幅终究有限，有一些辛勤创作、取得可喜成绩的作者的作品未能入选。对此，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表示歉意。

五、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省内各有关单位和文艺界朋友的大力协助，对他们为繁荣辽宁省文艺创作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难免有很多缺陷和失误。热诚希望听到宝贵的批评意见，同时也希望得到读者和朋友们的理解与谅解。

“辽宁文学十年(1979—1989)”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

目 录

一条历史的大河·····	思 基 (1)
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吸引人·····	李树谦 (6)
玩一回评论如何·····	张松魁 (9)
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	王向峰 (14)
化时代风云为笔底波澜	
——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社会矛盾的剖视·····	寒 溪 (31)
也论小说的“淡化”及其他	
——致××同志的信·····	洪 钧 (43)
论艺术创作中的变形规律·····	叶纪彬 (50)
论文学创作中的情感活动·····	林建法 (71)
文学创作对接受者的责任·····	李万武 (92)
分化、阶段重心与整体	
——对文学态势的一种论证·····	许振强 (103)
新理论的处境·····	辛晓征 (118)
困境不可逃离	
——走向现代美学道路上的理论自省·····	郭银星 (132)
错位中的对话	
——“朦胧诗后”的困惑与解析·····	野 渡 (148)
论新潮小说的装饰化倾向·····	马俊山 (167)
论新时期现代派小说的中国化态势·····	宋 丹 (178)
论新时期小说环境功能的蜕变·····	包泉万 (188)

现实主义，大叙述的要求

——兼议恩格斯的“充分的现实主义”思想……高海涛 (196)

论沈阳主体文学创作……张启范 (200)

达理论……李作祥 (212)

张抗抗小说创作中的文化“相”

——从她的两部中篇小说所作的透视……彭定安 (225)

这诗，沉郁的忧患意识

——读柳诒组诗《与魔幻打交道的人》……阿红 (230)

爱与美的追求者

——评边玲玲的小说创作……张毓茂 (239)

走向深沉、丰富和成熟

——读刘镇近期的诗作……邓荫柯 (254)

大海永远是年轻的

——读厉风组诗《棒槌岛速写》……王彦才 (265)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历史画卷

——读韶华的长篇小说《过渡年代》……周兴华 (270)

宏观地、立体地认识和理解鲁迅

——评《突破与超越——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王建中 (276)

一九八六：惊人的一跃

——辽宁省文坛新秀新作掠影……陈山 (286)

一代天骄的壮丽画卷

——评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唐耀华 (293)

评达理作品中的爱情描写……田志伟 (303)

论金河小说创作的心理走向……王吉有 (312)

走向客观抒情深化的历程

——论方冰诗歌抒情方式的发展趋向……李万庆 马石利 (326)

刘兆林论……顾振清 刘嘉陵 (338)

一个新的审美角度的探索

——读邓刚的长篇新作《曲里拐弯》……陈悦青 (352)

历史蜕变期的农民心理历程

- 林和平小说创作的散点透视……………傅汝新 (358)
- 谢友鄞的浪漫气质……………范 力 (366)
- 梦是心中想 意须篇外寻
- 小说《贺老山的梦》评析……………罗中起 (369)
- 情真意切 骏爽自然
- 试谈单复的散文……………谢俊华 (374)
- 大潮起伏中的心灵漩涡
- 谈达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眩惑》……………殷晋培 (382)

一条历史的大河

思 基

“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这是十年浩劫中，人们常念的一条经，这条经如果用来概括今天的文学形势，我认为倒还并非“不实之词”。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大家所盼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天真的“齐放”，真的“争鸣”了。创作上的各种流派，理论上的各种主张，都带着各自的信心，在执着地进行着追求。而且，人们对于这些现象的出现，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唯恐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与批评的自由，在不多几年时间里，竟使一大批文学新军脱颖而出，成了我们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上一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中很多人是很有才能的优秀作家。王润滋的《内当家》，金河的《重逢》，达理的《路障》，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小屋》等等，读了都叫人久久不能忘怀。我在陕北曾经呆过五、六年，对陕北那块土地也是有感情的。但读了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觉得自己没法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来。所以，对这种文学的新形势的出现，就特别感到高兴，觉得这是我们文学的黄金时代。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发展，我们一定会更加兴旺，更加发达。

当然，多少年来的文学上的禁锢，今天一旦开放，也免不了

了要有一些一时还不习惯的东西。当前最不习惯的，就是有些东西读不懂。诗歌读不懂，小说读不懂，理论也读不懂。有时不觉自嘲：我这个知识分子（这是自称的，其实按有的文件规定，象我这样的还不算知识分子）如今成了文盲了！于是，开始翻读那些被今天写“天书”的人所尊崇的作品，想从那里寻把钥匙来开今天的锁。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最推崇的人物之一。《变形记》是他的成名之作。读起它来，竟是意想不到的顺畅。除了事件荒诞以外，作品的结构安排，语言的表达，都显示出他是一个艺术大师。我们只要把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当作他是遭灾遇难，使他行动不便，从而给他带来了终身不幸，一切就都会显得非常合情合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只是金钱的奴隶。能为老板挣钱，老板就赏给你碗饭吃。失去了挣钱的能力，就只得被人一脚踢开，再也无人理睬。格里高尔本是一个非常忠于职守的推销员。为了怕误时机，睡觉的枕边总是放着闹钟，不敢有丝毫疏忽。但他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不能按时出发，秘书主任就跑来大兴问罪了。他为了维持饭碗，向秘书主任的祈求，几乎是带着哭声喊出来的：“先生，我并不是顽固不化之人，我很乐意工作，出差是很辛苦的，但我不出差就活不下去……我一心想忠实地为老板做事，这你也很清楚，我现在情况十分困难，请你千万不要火上浇油，在公司请一定为我说几句好话”。表现人性，是当前作者和读者都很注目的问题。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却严酷地揭示了人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何在遭受着残酷的摧残。他的另一篇小说《绝食艺人》，写得比这更为残酷。在那里，人为了生活，把绝食作为一种卖艺的职业，让人象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同动物笼子放在一起展览，给人们消遣作乐。作者寓无

限辛酸于奇特的情节之中，使人们从感性上认识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残酷摧残。人的尊严在哪里？人的“自我”在哪里？这也和《变形记》一样，是篇写得十分动人的作品，丝毫没有让人猜度不透的晦涩之感。

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也是很讲究文笔清晰与朴质的人。他的《不贞的妻子》写了一个法国女人跟随丈夫到阿拉伯地区做生意，路上对平庸枯燥的生活感到厌倦，感到有一种什么不足。一天夜里她离开丈夫，登上了城堡极目四望，在大自然中，她在宇宙，星辰中忽然感到“她和星辰一起旋转，她和它们遵循同一条永恒的道路，她觉得自己和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存在正在逐渐达成默契”。于是，她觉得自己象一棵树找到了失去的根源，那种令人消魂的柔情又注满她的全身。显然，这是一种叫人无法理解的内心的个人哀叹，是无法从生活中找到它的必然因果的。但他所描写的阿拉伯的自然风光，人民生活的情景，却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公共汽车上的苍蝇，风沙弥漫的天空，旅店的简陋和肮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都带有独特的阿拉伯地区的风味。而且行文如流水，正叙倒叙，也都线索清晰，交接自然，读完它，有如热天喝一杯清凉剂，感到浑身舒适。

存在主义创始人萨特的作品也是如此。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墙》，文字、结构都是十分清晰明朗的。它是萨特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描写三个法国人被德军所俘，关在一个菜窖里，等着第二天被处决的一个夜间，对生和死的心理状态。表达死亡和生命之间所存在的这道《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作者所大力描绘的是在一个血腥世界里的生存者。他通过人物对比、对话、心理刻画等许多细节，从各个方面表现作为革命者巴勃洛·伊比埃塔一心要让自己“死得端庄得体”的心情。读

完以后，巴勃洛·伊比埃塔的形象自然跃然纸上。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有些作品就如读“天书”那么艰深莫测呢？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它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思维信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应该具有一种精确运用语言的能力，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管你想要表达什么，总得让人明白。文学总是对别人诉说自己的爱憎喜怒，对生活发言。托尔斯泰说得好：“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萨特也说作家对生活的“发言就是行动”，

“揭露就是变革”。让人费尽心机去猜不透作品内容作品，人们能从中吸取多少智慧？受到多少感染？商店有句口号叫作：“顾客就是上帝”。没有了顾客，商店就不存在。我以为这也适应于文学。作家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这既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也是文学本身存在的价值。

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拿来主义》，主张对外来的东西先要“拿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但他的“拿来”，有个条件，就是要将有用或无用，作分别处理：“或是使用，或是存放，或是毁灭”，切不要一律视作珍品，焚香礼拜。所以，我认为在吸收外来东西时，也要同我们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即结合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的民族心理，我们的文艺传统。“拿来”只是为了冲击我们的积习，改造我们那些陈腐观念，而不是一切从今天开始，抹掉民族色彩，赤身走向世界。

世界文学是以民族色彩丰富起来的。它的根本内容是以真实生动地反映民族生活为基础并以各民族的形式去表现它，就象我们的文学又是以各种地方的风格充实起来的一样。没有了

丰富的独特的民族色彩，也就没有了世界文学。这里既包括了真实反映民族生活的现实主义，也包括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表现生活的手段。我们的民族传统，历来都很强调可读性，强调情节结构的自然合理，强调口头语言的运用。李白那世代流传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连三岁小孩都可以背诵。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多少年来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都是带有我们民族特性的东西。生活急剧变化，表现生活的手段，当然也要不断创新。但这是丰富、充实，而不是忘却和摈弃。

我这种理解，也许不适求新者口味，有些拘泥于现实主义的樊篱。但我觉得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是一条大河，长期奔腾不息，哗哗有声。它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它曾经不断从其他流派吸取营养，使自己显得越来越壮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以它自己最优秀作家的创作充实了这条大河。今后的历史，也还会这样写的。它将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取精去粕，奔腾向前。在百花丛中它将永远是鲜艳的。因为现在和将来的人，要想从文学中看到自己的历史风貌，看到自己的历史流向，都得求助于这个严肃的历史记录员。

1986年12月25日

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吸引人

李 树 谦

今年七月，作家湛容在沈阳的一次报告会上谈到，《人到中年》发表后她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读完你的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感动。接着又说，可你要知道当今的读者并不是那么容易感动的啊！是的，经过十年浩劫，深受极左路线迫害，深受瞒与骗文艺捉弄的读者，是不那么容易被感动的。但是《人到中年》却深深地感动了许多人。前不久在我省举办的一次文艺理论讨论会上，一位大学教师讲，他一口气读完《人到中年》后，当即介绍给中国医科大学两位中年医生。他们读后激动地说：“就是这样嘛！写的就是我们。”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大学学报编辑又告诉我：“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读了这本小说，大家都哭了。”

《人到中年》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艺术感染力呢？这不禁使我想起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一段话：“好书都有共同之点，读过一本好书，你总觉得书中的故事的确是真实的，而且就象你本身的遭遇，不论幸与不幸，是吉是凶，是狂喜还是忧伤，都永远变成你自身的经历。如果你能使读者有这样的感受，你就是作家。”《人到中年》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的一本好书。它所展示的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不是假造出来的生活，甚至“一切都真实到了极点”（普列汉诺夫）；它所塑造的人物，不再是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某些抽象的阶级本质的

形象化，而是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独特的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具体的人；作家不仅老实地写生活，实实在在地揭示人的命运，而且注入了自己的美学理想，象一个勘探队员努力去发掘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揭示她们的精神美和人性美，从而使作品达到了以真为基础的真善美比较完美的统一。

老诗人艾青最近在谈诗时指出：“诗人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震撼别人的心。”小说《人到中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写的是“由衷之言”，因而便“握拨一弹，心弦立应”。

这种强大的“震撼”力来自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来自对生活的长期体验、观察和思考。谌容在十年动乱期间，有机会接触到数以千计的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她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这一代中年人，有许许多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过着清苦的生活。十年动乱中，他们忧国忧民，最好的青春被摧残和耽误了，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们又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柱，活跃在各条战线的骨干”，这一切唤起了“我想歌颂他们”的强烈愿望。优秀短篇小说《陈奂生进城》、《李顺大造屋》的作者高晓声也谈了同样的感受：“这些小说，我是用血泪写成的。主人公陈奂生、李顺大我很喜欢，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他们生活在我周围，我也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他们受苦，我也觉得苦，他们高兴，我也欢乐。”

愿我们的作家，特别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都能走这样一条创作之路，致胜之路，到人民中间去，下气力把了解人、熟悉人这个第一位工作做好，从而获得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以非常有力量的活生生的生活来吸引人”（普列

辽宁文学十年丛书

汉诺夫) 的作品, 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朝着我们的伟大目标前进。

1981年9月

玩一回评论如何

张 松 魁

评论家总是扮演挨骂的角色，那些两鬓染霜的老评论家们，许多都成了悲剧人物，时不时被人提起并嘲笑一番，自不待说，这些年新起的满头乌发的少评论家们，日子也不好过。不说稿费收入远不及弄小说者，那冷语白眼就令人受用不起。忽而骂你“捧杀”，忽而又骂你“棒杀”；今天责备你指手划脚，明日又抱怨你冷漠麻木。不少的小说家喜欢以对评论的不屑一顾表现自己的不同凡响和超凡脱俗，但一待有评论发表，评论家便又成了他们的出气筒，或怪吹得不响，或斥评得缺德，暴跳如雷者有之，恶语相加者亦有之，如此洋洋大观，常令评论家尤其是那些涉世不深者叫苦不迭，甚而把评论视为危途。

怨谁？怨自己。责任在谁？在自己。过去吃亏，就在于评论家们没有骨气；现在遭骂，也因为没骨气。

有人把评论称之为寄生艺术。感谢真主，把艺术的桂冠赐给了评论，而且，既然是寄生，其中便包含着共生，那形象自比过去视评论为凶恶的敌人要光耀得多。不过，如果对这一说法还需要进行更科学的评价的话，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称它为混帐理论。我所以要出言不逊，大概是因为它触到了我们的隐痛。

弄文学的人历来把文学看得神圣得不得了，自以为文学能

够拯救世界、拯救人类。这与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妄想倒是十分接近。搞评论的更是对什么都煞有介事，总是板着一副哲人的面孔，摆出文学的救世主的架势，手中似乎操着什么人的生杀大权，咬文嚼字地讲话，战战兢兢地“爬格子”，一个字、一句话、一篇文似乎都能产生广岛上空蘑菇云般的威力。这种自我扩张的病态心理反而伤害了许多人本来具备的超人才华。其实，文学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只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小角色。假如文学真的有一天以主演的身份站在舞台中心，那末，人类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令人宽慰的是，这一天永远也不可能到来。

“玩文学”的出现是不是对上述病态现象的反动和觉醒，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它使人产生精神解脱的快感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些小说家、诗人率先玩儿起来，他们一手拿着魔方，一手举着万花筒，翘起二郎腿，坐在高背沙发上，面对着围过来的一群崇拜者，把魔方旋转得呼呼有风，万花筒喷射得啪啪作响。光怪陆离，扑朔迷离，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崇拜者们如坠五里雾中，走火入魔，飘飘欲仙。

你得佩服他们的本事。先得承认魔方也不是一件俗物，考古学家的眼力再好也无法从古墓中把它发掘出来。那位发明这件玩物的外国佬由此发了大财，不仅成了百万富翁，而且成了世界名人，可谓名利双收。从此，玩魔方风靡世界，每年又有玩魔方大赛，重金奖赏获奖者。那些玩儿小说、玩儿诗歌的作家、诗人的才华也的确应当得到公认。那奇特的联想，迷宫式的构筑，俏皮幽默的语言，宣泄感情的坦率和机巧，都让人拍案叫绝。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的反传统的勇气和洒脱大度。对待创作如对待生活一样，他们厌恶种种约束，不能忍受目的、目标的压迫。他们一方面想在公众眼中确立叛逆者的形象，一方面又想避开剑拔弩张的争斗，极力要活得轻松